



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
蛰雷蚤行
土干木胎夭

卵段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

下霜土干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

干火夏雹
木干火則地動
金干木則五

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
雨霜木干土保蟲

不為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不為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金則草木秋

榮 土千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
救以德不出三年天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
榮秋一無木水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歛重百
窮叛去道多饑人救者省繇役薄賦歛
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

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紂不省在位賢者伏
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
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
也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營救之者省宮
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為回
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棄義貪財輕民命重
貨賂百姓趣利多姦執救之者舉廉潔立正
直隱武行文束甲撤冰有變冬濕多霧春夏
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國圖案

姦宄誅有罪叟五日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兩者水氣也其音羽

也故應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者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

又明作哲聽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
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
作又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
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
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耻之矣聽作謀
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
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
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王者能欲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

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為賊故王
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曲
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彫行冬政則雪行夏
政則殺春失政則有闕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
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
成於時陽氣為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
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
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

則春天風不解雷不發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為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夏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郊語第六十五

人之言醞去煙鴟羽去昧慈石取鐵頸真

一作

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異缺於倉蕪夷生於蕪橘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竒可而恠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而然旣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竒恠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

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然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柰何如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

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
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
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
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 之有詩云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者
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
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 云云

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春秋繁露卷第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
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房郊因於新歲之物
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
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
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
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
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群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而天子孫畜萬民民未偏飽無用祭天者是猶

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柰何受爲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疑是神者春秋譏

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至於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人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敗於地先貴之

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子之子也柰何受爲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疑是神者春秋譏他字

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至於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人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今秦與周俱得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敗於地先貴之

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恠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其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為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

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

曰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為天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禘者以四月食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

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

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爲天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

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楫櫜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戣鬣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矣一作乎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

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嗚乎何辜今之人天
降喪亂饑饉荐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
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
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
上帝不臨耗射下上寧一我躬宣王自以爲
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
有此災而謹事天天若不于是家者安得立
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
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天之所

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
何哉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
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後逆於禮故必
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
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
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
不辟喪喪尚不辟况他物郊祝曰皇皇上帝
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言
而已矣夫不自爲言而為庶物群生言以人

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而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

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調閹甚而已名姓無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甚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甚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閹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

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

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祭

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
于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曰傷駮鼠食
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
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
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
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
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
畏專誅絕者其為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
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

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者也
况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
魯宣為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
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
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
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
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

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
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
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此言德
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
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
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
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
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
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群公不毛周公

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
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
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
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
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
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
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
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
有祭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

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至仲舒對曰魯郊用純
騂劉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
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
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
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察躬親齋戒沐浴
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
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
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骸骨伏陋陛下乃幸
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魯不足以承

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春秋繁露卷第十五

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鬯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
鴈鴈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
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
羔乃有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
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
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
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

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贊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親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緊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

潔白如素而不受污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贊暘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暘亦取百香之心獨未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暘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贊而各以事上也觀贊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巖竇窟窟崔嵬崔嵬巍久不崩弛似夫仁

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
曲豈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
舟輿浮澗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
斫折鑿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
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
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止泰
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
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汜汜晝夜

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嶽
赴下不遺小問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
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鄧防山而能清淨既
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
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是或
困於大而水獨勝之既是武者感德之生失
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者逝者如
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合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
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
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
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擇巫
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服蒼衣
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
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起進清
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
日爲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

長四丈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
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舞之田嗇夫亦齋三
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
取五蝦蟇錯置社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
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祀齋三日服蒼衣拜跪
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三歲豨猪皆燔之於四
通神宇令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具老
豨猪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者亦置一豨
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

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家人祝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白杵於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鷄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六長各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

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而通之間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豕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徒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祀中雷無興土功聚巫市傷為之結為益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毋飽五

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名爲祝齋三日衣黃皆如春辭以戊巳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間外溝取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社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牲者西方沾未詳人北方

一下疑少入舞之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祀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大昊祭之相木魚之外方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桐木魚九玄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僮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

祀井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
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
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
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爲
小黑龍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
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
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墩墓池如春四時
皆以水日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
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
燔之爲其旱也

止雨第七十五

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
樂神書又曰開袖山神淵積薪夜繫鼓譟而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禁
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
若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
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
一人皆齋三日各衣時衣具豚一擊鼓三日

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
諾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大多五穀不和
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
苦毋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之意常
在於利人人願止雨敢告于鼓鼓而無歌至
罷乃止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也
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
火以朱絲縈社十週衣朱衣赤幘言罷皆壹
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

長各城邑社嗇夫吏里正里人皆出至于社
下晡而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止

一本云

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

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

夫婦在官者咸遣婦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諸

一作請

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曰雨

以大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幸為
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
天天意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于

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
丞尉官長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
至於社下顧西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星
亦止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賜人也宗廟
止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
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
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杞實冬上敦實豆實

韭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麵一作也夏之所

受初也杞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

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夏約

故曰禘貴所禘也先成故曰嘗嘗言其也

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

而止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

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

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

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

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聖
人之所謹也大禮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
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
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
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
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
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爲言
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
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

之意明祭之義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
祭祭神如神在重祭祀如事生故聖人於鬼
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
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
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勿怙安息靜共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
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
子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
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

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雨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其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不能成在兩和之

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止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

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於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為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盛極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托而後化故其化良是

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為寒則凝水烈地為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

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年也其氣於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

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為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目喜常

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曰裏藏

三字未詳

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

此下疑少五字

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死至怒則

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

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

反忠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

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

大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而

一作氣則

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

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

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

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

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

食冰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

天氣常不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

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苟不

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

去其群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

天地之和也故人弗為適之而已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人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內與陰居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

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儻於不時天併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畧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踈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間氣

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淨神淨神以養一作氣氣多而治則養人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克而忍饑寒也知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克也外泰不若內克而况外傷乎忿憂恤恨者生之傷亡和說勸善者生之

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太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故天下之君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群物皆死知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間故生宿麥正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

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乎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曰受於人也是故受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未之大卒而必讐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為言猶讐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讐其所生而壽天與其所以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

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讐於不久久之情各讐其平生之所行如今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讐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天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之損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失損天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哀哉

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春秋繁露卷第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
殺冬風避重潔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
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
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
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
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
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

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
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
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
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
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齋以冬美而芬以夏
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齋
其味也乘以水氣而美者其勝寒也齋之爲
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芬苦味也乘於
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

物不與群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
所告人也故齋成告之其芬成告之苦也君
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齋不可食之時而
盡遠其物至芬成就也天獨所代之成者君
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
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
矣凡釋味之大體冬其時所之美而違天不
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群物皆生而難
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

所以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
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
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
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
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
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暴其形爲臣者務
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
宮若心之藏於胷至貴無與遍若心之神無
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

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群臣無所親若四肢之
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
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
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
爲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
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
也無爲致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致黃
龍鳳凰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
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

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爲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尤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也見其

光所以爲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爲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為人君者其法最象於天也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爲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爲萬物主君執其常爲

一國主主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堅主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畢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以爲信也受其形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

其功所以致義也爲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疢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制養也竭愚寫情不飭其過所以爲忠也伏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兆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秋冬夏之至其時而欲忠也皆天氣之然也其

宜直行而無虧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偏此四者而人主終曰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宜其欲利穀也余歲不待時况穢人乎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

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伐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

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

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人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人性命者臨

其時致上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亦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柰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

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子之方生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

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

與之流通相殺僕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易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及殺化與運之也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

之畫與不畫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

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
天志入其道也義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
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
仁惡矣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
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
之參也奸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
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
地之間蕩闕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
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
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
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
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爲天下
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
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
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
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

相動而愈遠由一作猶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

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

主以衆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

天地之化相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

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

而民乖志癖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

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

名者所以別物也親者重疎者輕尊者文卑

者質近者詳遠者畧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

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一作道而不亂

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禮義名號

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

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

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

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

亂服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所生聖人因其

象以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

以明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

名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內殽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旣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殽之治則以正氣殽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殽天地之化亂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不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未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無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精也所以安

其情也變謂之情雖特異物性亦然者故曰
內也變變情一作之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
爲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積
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忘乃爲
常然若性不可察也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
順行則倫得以諫爭間靜為宅以禮義爲道
則文德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
而不以與俗推衆強弗能人蜩蛭濁穢之中
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

人之心也

春秋繁露卷第十七



原件短缺

題跋附

崇文總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宋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中興舒閣書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纜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文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畧舉其篇名本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不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木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

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新安程大昌恭之秘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 所進 臣觀其書

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 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

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劔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鈞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節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雀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

則玉杯竹林同為說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畧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佑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卷末而定正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

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竒恠非人所意此可謂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是非鶩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憤尚諸如此類亦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與國間編緝此詩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可嘆也已

跋春秋繁露

本傳作蕃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 高祖正議先王

序文始得寫本於理中丞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各與其言不相關後見尚書公程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說雜

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繁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

取所長悉加改定議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年

所集仲方塘其引繁露十三條

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董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篇四十四篇中其余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兩閉縱

諸陰其止兩及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
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
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
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
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訪求儒雅士以
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
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
竊謂唯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
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
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
有愧於斯况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
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
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
為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
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
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猶以為前所未見

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
而謂余記其後嘉又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
書于攻媿齋

○槩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
三十七篇雖非全書然亦人間之所未
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五年官中都復
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八十
二篇為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
家所記篇卷皆同唯三篇亡耳先生又

手自讐校是正訛舛今遂為全書乃
本屬祕閣兄重刊於江右之計筮以
惠後學云嘉定十未四月初吉朝奉郎
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兼樞密院校詳
諸房文字胡槩書

國



五下...
...
...

九

0

